博物典彙

博物典彙卷之十九

史官黃道周參玄氏彙

九邊薊州居庸關保定紫荊關倒馬關爲內三關○山西雁門關寧武關偏頭關爲外三關

總論九邊形勢

黃氏曰。國家建都燕京。三面臨虜。防邊大計。視古加詳。初以遼東、大寧、宣府、大同、甘肅、寧夏爲六鎮。復益以薊州、榆林、固原。爲九邊。每邊各設重兵。統以大將。副以偏裨。監以憲臣。鎮以開府。

聯以總督。無事則畫地防守。有事則犄角爲援。地形兵力。可謂備且周矣。無何當事失策。舊制漸踰。大寧棄而薊州逼。三岔河棄而遼東悚。河套棄而陝右警。西河棄而甘州危。至今日者。奴酋開釁。我一戰而鐵嶺破。又一戰而瀋陽陷。又一戰而遼陽失。又有不須一戰。而拱手以送虜寇者。惜哉。金甌無缺之天下。所損此一隅也。用是詳考九邊形便。以資借籌。兵法曰。多筭乃勝或庶幾耳。

遼東自東海岸起西至薊鎮沿邊一千餘里外係虜酋土蠻等部落住牧

國初元平章劉益以遼東城池來歸因建設都臺衛所又於遼陽開原設自在安樂二州以處屬夷其外附者東北則女直建州毛憐等衛西北則朶顏福餘泰寧三衛分地受官通貢互市自嘉靖間虜人大得利去遂剽掠無時邊人不得耕牧矣況適因朝鮮蹂破海氛時起且建酋接壤犬肆猖獗城墟民散大可恨也

極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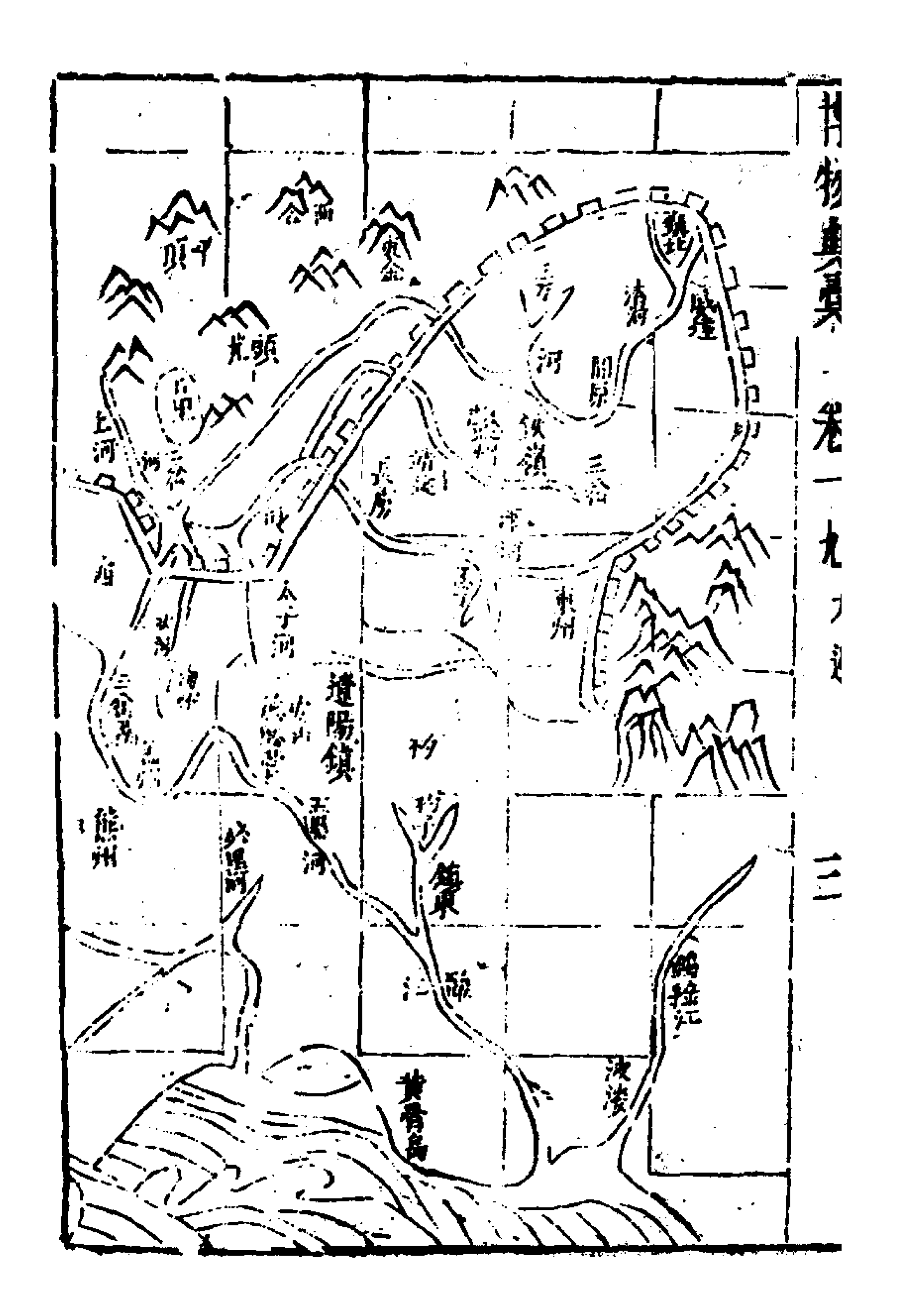
遼陽城　義州城　開原城　廣寧城　寧遠城　瀋陽城　錦州城

次衛

海州城　鐵嶺城　中固城　蒲河城　金州城

按遼東爲燕京左臂。三面瀕夷。一面阻海。特開山海關一線之路內通。亦形勝之區也。歷代皆郡縣。改置衛所。始於我　朝。撫臺兵備住廣寧按院分守住遼陽。互相控制。行開原廣寧遼■

襟吭金復海蓋頗稱沃野三岔河南北亘數百里多水草之利遼陽曲城在焉今竟已委之於虜遼人憤此久矣然白山聳秀渤海縈廻鴨綠混同左右邐相持護山川融結故生對盧劾里鉢阿骨打諸夷多謀勇鷙今議恢復須規三岔以通上谷控金海以擅魚鹽東據開原以為襟北擴廣寧以為吭佐帷幄者不可不知


遼陽鎮
黃骨島
鴨綠江

遼東邊圖

遼東十四衛皆自登州海運給之直抵遼陽以達城出老米湾使人法行至今遼陽之情安得至此極哉

薊鎮自遼東邊界起西至宣府一千餘里外係老把都青把都等部落住牧

國初兀良哈諸部來降為置朶顏泰寧福餘三衛設大寧都司營州等衛與遼東宣府東西並建為外邊又起古北口至山海關增修關隘為內邊靖難兵起兀良哈以騎從有功乃移大寧都司於保定散置營州等衛於順天之境以其地畀兀良哈遂失一名藩云然三衛歲仰朝貢互市猶為藩籬自後部落日蕃夷情譎詐往往嚮導北虜嘉靖中虜入古北口徑薄京城薊始

薊鎮、增設總督將、領調各鎮兵入衛備禦、臺春秋防守。視他邊尤嚴此係京師左輔也。

極衝。

古北口　石門寨　居庸關　山海關　喜峰口　橫嶺城　石塘嶺　渤海所　鎮邊城　黃花鎮　白羊口　八達嶺

次衝

密雲城　建昌營　三屯營　昌平州　遵化城　薊州城　懷柔縣

次衝

通州城　涿州城　三河縣

此古會川地。我　太祖逐元。卽其地封寧藩。廣遠曠絕。繞出山後。尤當匪北諸夷之衝。自此內徙宣遼隔越。聲援斷絕矣。今日邊情。惟薊遼爲急。今計規復之畧。大軍出喜峰。直搗錦川全寧而夾以開平中屯。興州右屯。及松亭永寧之師。遼海出偏師。以綴福餘。而繼以義州濵寧之衆步騎出於牛山。舟師進於小陵。此一定之畫也。

惟喜峰口桑顏三衛出入之門尤緊要 按崇禎己巳之變喜峰失守虜騎長驅如入無人之境然此地昔人慮之已詳考其處諸山險峻亦多但山外攀緣易上山空水道處所排片雖修壘二次皆砌石乾砌遇水則衝虜過即平都御史戴金欲將山外可攀援之處塹崖鑿壁山嶺以內嚴令禁長林木仍補砌山口水道使連亘如城亦如陝西各邊之制更添墩堡以備防守此亦至計


薊州邊圖
灤河
永平
撫寧
榆林驛
石門
山海
大毛山
太平

舊大寧都司今屬朶顏
五重安
城子峪
太平寨
鐵門
李家谷
榆林
即松亭
橫山
洪山口
太平
皁谷
遷安
灤河
三台
漢兒
龍井兒
潘家口
擦身谷
馬蹄谷
琵琶谷
鮎魚
山林谷
洪山口
榛家谷
松棚谷
遵化
豐潤



三河
薊
通
黃崖口
大安口
青山營
平谷


薊州邊圖
南冶
大長谷
小長谷
黃崖
大水谷
昌平

宣府自黃花鎮起西至大同平遠堡一千二百餘里外係黃台吉等部落住牧

秦漢時上谷郡去京師不四百里逼近　山陵

實肩背重地也　國初逐虜漠北即元上都設

開平衛守之置八驛東接大寧西接獨石　成

祖三犁虜庭皆自開平興和由入後以大寧內

徙興和亦廢開平孤立難守宣德中乃移衛於

獨石土木之變獨石八城皆破宣府勢危時議

者召宣府總兵官入衛京師人心皇皇或欲棄

其城賴都御史羅亨信安集衆心因設策捍禦

得以保全。近以欵虜邊利寢兵馬墩墻以漸整飭,屹然爲雄鎮矣。

極衝

獨石城　萬全右衛　龍門所　新河口　洗

馬林　葛峪

次衝

宣府城　永寧城　龍門城　長安嶺　葛余

左衛

次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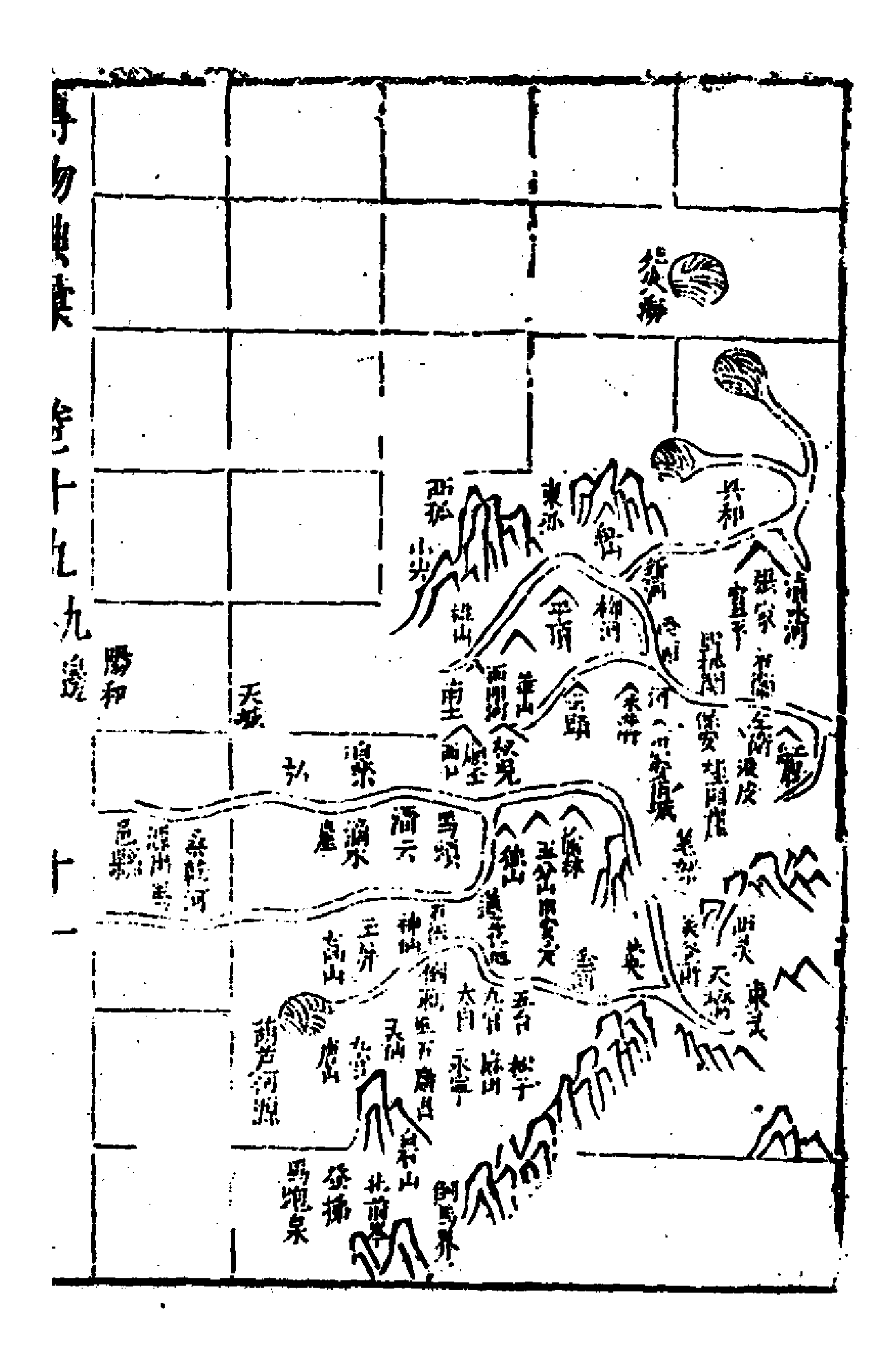
順聖川西城　懷來城　延慶州　蔚州城

廣昌城

按八驛乃常忠武王設置據大寧四驛京亭沈河賽峰貴崖接獨石四驛恒州威虜明安隰寧自開平徙衛於獨石棄地蓋三百里及八城破沒以後雖得收復而氣勢日微宣府特重矣宣府山川糾紛地險而狹分屯建將倍於他鎮是以氣完勢固號稱易守然自永寧四海冶邊西抵西陽河為大同界東陽河而西抵丫角山為

山西界老營堡而西歷偏頭保德州爲黃河界皆廹虜巢所謂外險又轉南而東歷雁門抵平刑關而南而東爲保定界又東北爲順天界歷高岸白羊抵居庸峻山層崗所謂內險故宜補長峪城重浮圖峪內倚諸關外增重垣比之金湯戰克而守同矣


宣府邊圖
每方百里
潮河川
古北口
京師
通州
易州
紫荊關


勝和
天城
馬跑泉

大同自宣鎮西陽和堡起至山西丫角嶺六百四十餘里外係威義王井把漢那吉扯力克等部落住牧

古雲中地川原平衍故多大舉之寇西則平虜威遠中則右衛水口等處皆稱要害蓋虜犯朔應諸城之路也東則天城陽和爲虜入順聖諸處之衝而平虜西連老營堡虜繞出套便涉其界故大同稱難守焉往者土木既陷若非郭定襄拜禦之功則大同丘墟矣茲以五堡 弘賜鎮川鎮邊鎮虜鎮河 修復藩屏已固雖內境稍安

但大同邊之外。即爲豊州。地多饒沃。縣虜住牧於此。胥火積薪。不可不深慮也。

極衝

平虜城　威遠城　右衛城　大同城　天城城　雲石城　鐵山堡

次衝

陽和城　朔州城　鎮虜城　鎮邊堡

次衝

靈丘城　馬邑城　應州城　懷仁城　渾源

城。廣陵城

大同東南為蔚州。東為渾源州。正南為應州。西南為朔州。朔州西南一百四十里為偏頭關。大同以西。偏頭關以北。皆虜地。總督鴈門。住劄代州。所以防其入。總制宣大。住劄朔州。所以便其進。○在興和天城一路。宜分守尼寔永加白羊鴉鶻之險。在左右二衛一路。宜分守黑山華皮滿牛心兎尾河之險。在平虜老營一路。宜分守黃家山坪紅門之險。○北虜哈剌真哈速二部

常在此駐牧入寇無常近來西虜出套亦同此虜入寇

大同邊圖





神水湖
赤山
李陵立
蘇武
五原
旧安東
單于城
旧東勝
鎮虜
天橋兒
威遠
紅門
老營
黃甫
河曲
保德
汾河
寧化
忻州
朔州
水泉
馬邑
神池
大河
寧武
偏頭
八角
五花

山西鎮自大同丫角山起西至延綏鎮邊一百餘里外係順義王等部落住牧

國初屯戍要害，虜任牧伺。違外藉大同為藩籬，內恃三關為屏蔽。素少邊患，嘉靖中虜寇太原，始設總兵鎮守，治偏關，尋移治寧武。隆慶初虜陷石州，屠掠尤慘，防禦益急。近者款貢，寧雁偏老之間，稍得休息。

極衝

老營堡　北樓口　偏頭關　河曲縣　寧武關　雁門關　岢嵐州　保德州

次衝

山西鎮　石州　代州　平刑關

延綏鎮自黄甫川西至寧夏鎮邊一千五百餘里外保吉囊等住牧

鎮城舊在綏德捐米脂魚河等地於外幾二百里。自正統中都督王禎始城榆林。成化中余子俊巡撫延綏。廣榆林城。增三十六營堡。遂徙鎮焉。東起黄甫川。西至定邊營。千二百餘里墩勾聯。横截河套之口。自是榆林。始爲重鎮。但其地不産五穀。芻糧皆仰給腹裏。萬一虜掠魚河

餉道阻遠得無坐困耶此榆林第一慮也

極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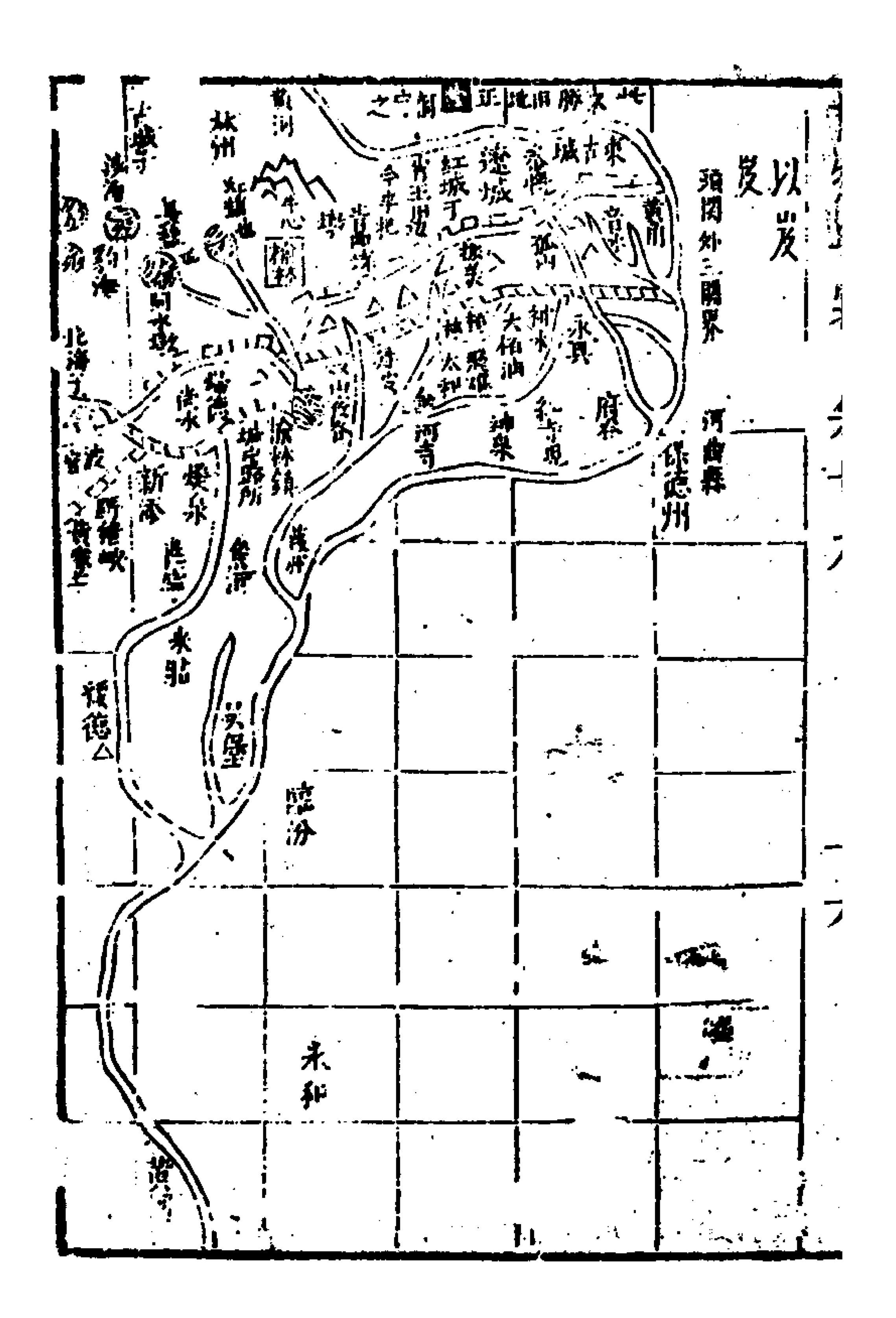
定邊營　神木堡　清平堡　孤山堡　榆林城　清水營　波羅堡　魚河堡

次衝

新安營　懷遠堡

按榆林塹山湮谷是曰夾道地利亦得矣且地險而防嚴將士敢勇戰不貫胄虜呼為騾駝城人焉見則畏之四方征調所向有功更多將材

有節氣視他鎮爲最焉惟餉道出魚河堡榆林命脉一魚河持之自來有米珠薪桂之謠議者以陝州有河可道綏德若計沿河郡縣歐徵本色以輸之榆林其少蘇乎蓋榆林地之耕牧所藉河套自套失於弘正間數千里膏腴盡爲虜有榆林由是失所養矣且無險可據左右大同寧夏勢非所及雖設遊左烽墩五十二遊右烽墩九十二而軍食兩艱套賊渡河而東焦家坪娘娘灘羊圈子其要在偏頭關東勝城在偏頭關西北地倚狼居胥山東勝與三受降城相存亾東勝不守偏頭關附



榆林邊圖

每方百里

鎮靖
天池
定邊
安塞
延安
延川
保安
合水
長城

寧夏鎮自延綏鎮起西至固原界一千八百餘里外係迤北兒等部落住牧

古朔方河西地。國初置寧夏等五衛。西北據賀蘭山東南帶黄河。內有漢唐二渠。險固饒沃自虜入套以來邊患始劇。其在夏秋。則用渾脫浮渡以援河東。嚴冬則踏氷猝入。乘我不備。而清水興武花馬池。尤稱要害云。

極衝

平虜城　清水營　興武營　花馬池

次衝

玉泉營　廣武營　靈州營

此開陝西鎮衛城西南一百四十里有峽山峽口兩山相夾黃河經其中誠塞上勝槩也成化前虜患在河西虜據套而河東為虜衝花馬池居其中都憲徐公廷璋楊公一清王公瓊先後築墻畫守花馬池西至興武營一百二十里又西至橫城堡一百四十里一漫沙漠寇路析墻頗易入靈韋掠環慶犯平固則清營鐵柱泉小鹽池為捷徑又自大壩廣武渡河而下至靈韋

亦易。况經年住套。安爲巢穴。逋逃教誘。盡知我內地虛實。遊騎出入。無日無之。延寧固靖終歲不得休息。若擇花馬池便利之地。大建城堡。添設叅遊。移總制居之。分屯重兵于清水武與等營令三百里間。旗幟相望。刁斗相聞。其鐵柱泉等處。水草大路。畫建墩堡。此不唯得扼吭先制之計。東援榆林。西援寧夏。亦常山蛇勢也。

河套 附

河套周廻三面阻河。土地肥饒可耕。切近陝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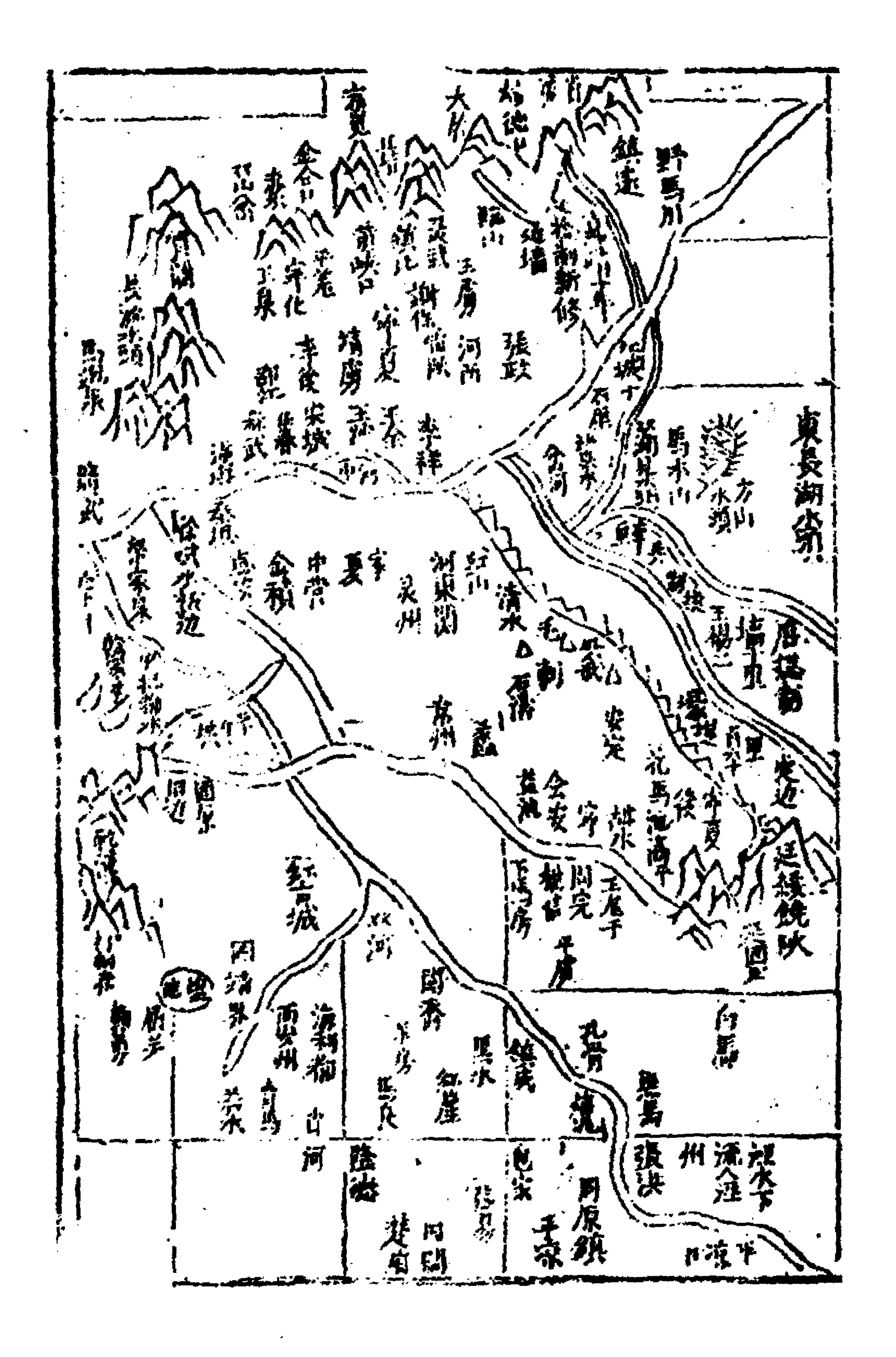
榆林堡東至山西偏頭關，西至寧夏鎮，東西二千里，南北可八九百里，即周之朔方，秦所取匈奴河南地，漢定襄，趙元昊所據以立國者。唐過河築三受降城於其北岸，相去三百里，遥為犄角之勢以守之，虜是時不敢近套而牧，元之東勝州又在受降城東。 國初仍設東勝衛，即受降城故址，跨據河北，以衛套中。我軍登東勝城一憑望，則平沙漠漠，見數百里，而遥虜匹騎不能隱。望城輒慟哭而去，我邊人得屯耕套中。

戍軍之守東勝者亦得轉餉於套至秋深河水
堅合虜或伺間而入然防東勝兵外擊不久輒
引去自宣德正統間浸失控制以東勝地苦寒
轉餉遠又時被虜患遂徙東勝於延綏於是虜
始頻渡河犯邊都督王貞乃築榆林城創沿邊
一帶營堡墩臺增至二十四所列營積糧以遏
寇路景泰初虜犯延慶猶不敢深入天順初有
阿羅出者糾孛加思蘭為寇掠我邊人為嚮導
因知河套所在遂入於套中已而孛加思蘭殺

河羅出併其衆推滿魯都爲可汗而以癿加思
蘭爲太師已滿魯都復殺癿加思蘭專領其衆
其于套猶時出時入未敢牢據也至成化初有
孛羅忽者結毛里孩共居套中時率衆南犯榆
林西犯寧夏掠環慶至於固原是時虜在套內
而我軍之守延綏寧夏者顧在其外旣欲備北
又欲備南腹背受敵于是自孤山至花馬池千
五百里自花馬池至高橋五百里戰守兩難遂
棄寧夏外險莫之守守南河矣時議者欲大興

師。搜套虜驅之出外。沿河築城堡。抵東勝。徙民耕守其中。侍郎葉盛難之。議不行。延撫余子俊請徙延綏治所於榆林。築邊墻。連墩勾塹。橫絕河套之口。遏其侵掠。　朝廷從之。賴以稍寧。然套遂委之虜矣。後復有火篩者。故小王子部夷。弘治中畜產富於小王子。遂與小王子相讐殺。有太師亦不剌者。殺小王子而火篩遂居套中。號最强。其後小王子長子阿爾倫遁居阿西而自立。阿爾倫死。弟阿著繼立。阿著死。其二子長日

吉囊次日俺答皆桀黠多智部落畏之於是哦
哴逐火篩而吉囊遂駐牧套中俺答駐牧開原
相爲聲勢嘉靖中二虜號最强後吉囊病死子
板不孩牧套中時總督侍郎曾銑以議復套被
誅自後搜套之議未有成斷



寧夏固蘭邊圖

安寧
金城
蘭州界
黃河
靖虜
紅寺堡
下馬房
韋州
鳴沙州
東關
平虜
東
孫家
西寧
會寧
蘭州衛
北坡界
大小磁窯
桃源泉
九眼井
馬家泉
小鹽池
棗園
廣武

固原鎮自寧鎮起西至甘肅界二百餘
里外係虜猶寇兒等部落住牧
成化以前套虜未熾平固安會之間得稍消息
所備者靖虜一面爾自弘治中火篩入掠後當
虜衝始即州治爲鎮城以固靖甘蘭四衛隷之
與寧夏稱唇齒成一巨鎮矣
極衝
蘭州　河州　固原城　靖虜衛　西安所
環縣
次衝

洮州衛　西固城　文縣　岷州　階州　漢

中府

甘肅鎮（自固鎮起至嘉峪關沿邊一千五百餘里外係丙兎把兒等部落住牧）

漢河西四郡武帝所開以斷匈奴右臂者 國初下河西棄燉煌畫嘉峪關爲界由莊浪迤北三百餘里爲姑藏地今置鎮番衛又設甘州等五衛於張掖肅州衛於酒泉蘭州衛於金城皆屯兵拒守全鎮之地幾二千里惟一線通道西控西域南蔽羌戎北扞胡虜稱孤懸重鎮云自虜款貢以來常假道掠番人攻瓦剌穿塞出入防禦始難矣

極衝

凉州衛　高臺所　肅州衛　鎮番衛　莊浪衛　永昌衛　甘州衛　嘉峪關

次衝

西寧衛　碾伯所



野馬
順化
分水
新河
大通
呂城
宗哥城

甘肅山丹邊圖

湟水

按甘州之張掖郡。肅州之酒泉郡。極西北重鎮北倚合黎山。山丹界。甘肅之中焉支山在山丹東南五十里。祁連山。在酒泉張掖南。連亘一叢。古匈奴失此。嘗曰。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亡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行都司在甘州。凉州肅州其門戶也。肅州城西六十里爲嘉峪關。馮勝下河西。畫此爲限。關外卽哈密赤斤安定等衛是也。自哈密隔。安定破。而甘州門戶薄矣。然其俗得茶則生。倘閉關五日。必病渴而死

○先達謂甘州可屯。凉州可屯。莊浪西寧俱可屯。勢雖孤危。濟於鹽利。番夷賴之。總計九邊之形勢。廢東勝則大同寧夏不爲援。廢大寧則遼東宣府不爲援。以榆林援大同寧夏。則偏頭關花馬池等處所以孤弱也。以朶顏三衛代大寧。則喜峰口古北口黃花鎮等處所以單薄也。審此可得備禦之術矣。○議者謂開平四日程。則有玻璃谷諸要地。與和四日程。則有哈剌罕之險。哈剌罕。即五雲關之內。關內諸山。乃陰山之

脊，澗磴天塹，能守玻璃谷以衛開平，戍五雲關以固興和，大興耕牧，則爲全勢，重京師益壯，是亦一說也。○一宣大二鎮，乃神都北門，蓋紫荊居庸關外，則有宣府一鎮，鎮城既設重兵，復設五路參將，大小城堡，各設守備等官，原額旗軍一十二萬，雁門關外，則有大同一鎮，鎮城既設重兵，復設三路參將，并州縣，大小城堡，各設守備等官，原額旗軍八萬餘名，此其藩屏之固，確然雄鎮也，但宣府去京師甚邇，所恃長安嶺撗

旦虜難直下。惟大小白陽、葛峪、青邊、柴溝、洗馬林渡口俱可拆墻突入此處防守不可不嚴大同川原平衍自來大舉之寇多由於此東則天城陽和爲虜入順聖諸處之衝西則平虜威遠中則右衛水口等處皆稱要害蓋虜犯朔應諸城之路也而平虜西達老營堡虜經出套便涉其界故大同稱難守況其外即爲豊州地多饒沃黠虜住牧於此議者欲於三岔山路口入析樹堡嚴戒之不爲無見也○向來經理邊事者

不過以修築墻堡爲長策。如成化間都御史徐廷璋、余子俊先後修築邊墻，所費何啻百萬，竟無成功。正德間楊一清又建爲之，而亦無益。蓋砂土浮散，隨築而隨圮也。夫秦竭天下之力以築長城，卒爲平壤，況僅曰墻乎。

博物典彙卷之二十

史官黃道周參玄氏纂

四夷

交趾

夷者，異類之總名。中國之外，復有四夷。南曰南蠻，有交趾，有雲南。交趾即今安南，其地東西相距一千七百里，南北相距二千八百里。秦漢以來，所郡縣之地。至宋始自為國。我　聖祖開基，其王陳氏始先納款，乃著之祖訓，不許後人伐

其國王永樂間王陳日焜爲其臣黎季犛所弑其孫天平來告變乃遣使送還其國黎賊設伏殺天平及我使者命英國公張輔討平之開置交阯都布按三司府州縣衛所等衙門宣德初黎利復反中國流官陷沒者甚衆命安遠侯柳升與總兵王通等討之利乃遣人進前陳王三世孫暠表乞立爲陳氏後　上心知其詐然不欲以兵役困民時楊榮楊士奇俱以爲無益中國遂如其所請復立爲安南王至嘉靖間莫登

庸篡立。黎寧遣使告變。乞天師救援。命毛伯溫討平之。改設宣慰府等司。至今奉貢不絕。雲南在漢爲西南夷。國初猶爲胡元梁王所據。而烏蒙烏撒東川芒部建昌等處酋長與車里平緬諸夷皆未降服。命傅友德沐英討平之。立爲藩府。隨命英鎮其地。至今黔國公世守焉。

日本

東夷曰日本。高麗女直。日本故倭奴國。光武時始通中國。歷漢唐宋元貢獻不一。寇亦不一。開

皇永徽間遣人求佛經。開元雍熙間遣人來從僧受經。路由廣東。出明越者。始于唐德宗時。成亨中。惡倭名。始號日本。其國在拘邪韓國之東。與朱崖儋耳相近。 國初遣使宣諭。遂乞降。洪武五年。復令二僧往說法。導之歸化。後因胡惟庸通倭謀逆。故大誥內禁絕其貢。蓋四海諸番。惟此一國居海中。時許其互市。自四明航海而來。艨艟數十。戈矛劍戟。莫不畢具。出其重貨買易。若不滿所欲。燔燒城郭。抄掠民居。 聖祖欲

遂絕之。今東南沿海州縣屢遣將出海迎倭。永樂初年。曾封源道義爲日本國王。十七年倭犯遼東。都督劉江設伏破之。擒斬三千餘人。無一得脫。故遼東至今少倭警。宣弘後。隨貢隨掠。嘉靖間。倭商汪直。始勾倭入犯。海上騷然。兵連七省。總制尚書張經。巡撫李天寵。皆以失律坐誅。胡宗憲繼之。經營十年。費餉數百萬。始寧。至萬曆十四年。平秀吉始篡位（秀吉之信長養子）。自平（于是益）治兵衆。征服諸州。十七年。兼并六十六州。十入

年集兵十萬征東且曰吾欲渡海侵唐遂攻破朝鮮將入犯中國時石司馬星悞聽沈惟敬封貢之議致損國威倭衆猖獗六十年自二十五年邢經畧玠出關至二十八年而後得息

朝鮮

周爲箕子所封之國秦屬遼東外徼漢初燕人衛滿據之武帝定爲眞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昭帝并爲樂玄二郡後爲公孫度所據傳至孫淵魏滅之晉永嘉末始爲高麗本扶餘別種其

王高璉。居平壤城。即樂浪郡也。唐征高麗。拔平壤。其國東徙。在鴨綠水東南千餘里。五代唐時王建代高氏。闢地益廣。乃遷都松岳。以平壤為西京。其後歷四百餘年。未始易世。元至元中。西京內屬。置東臨路總管府。盡慈悲嶺為界。本朝洪武二年。王顓表賀。賜金印誥命。封高麗王。其門下侍郎李成桂。主國事。徙居漢城。請改國號詔更朝鮮。其國分八道。統府州郡縣。朝貢不缺頃關白興兵。王京大破。蕭條殘敝。非昔日比矣。

北狄

北狄。即冒頓、漢高之匈奴也。千餘年爲胡元據吾中國。其所長者。在耐饑寒、習勞苦。自我太祖驅逐之威。兼以成祖窮其巢穴。北狄之衰。未有甚於此者。後因土木之變。得志于中國。每秋高馬肥。輒起搶虜。襄之想。設立邊鎮。既不能禦其入。又不能躡其出。如朶顏三衛。恃以捍虜者。皆爲其嚮導。更有中國叛人。投於虜中。勾之入塞。如嘉靖間趙全、丘富等是也。自是無歲不有

虜款。即開互市。許通貢。而擾邊如故。隆慶四年。俺答孫把漢那吉。以鄰于俺酋。挾其妻來歸。總督王崇古議留之。因而要其縛叛示信。於是俺答欵塞。縛叛人趙全獻闕下誅之。封俺答爲順義王。諸虜皆解辮受封。比屬國。順義夫人三娘子。尤知尊我中國。故邊境稍寧。然　國家都燕虜乃切近之患。備禦之策。尤不可不嚴也。

西戎

西戎有哈密有吐蕃。哈密古伊吾地。最逼甘肅

其西距土魯番不甚遠為西域諸國往來咽喉元族安克帖木兒居之洪武廿四年命都督宋晟劉真統兵征哈密擒其偽王子別列怯爾王桒里失哥等永樂間遣使入貢 詔封為忠順王四傳至索羅帖木兒為其下所弒王母守國成化間土魯番以兵刦王母及金印歸乃立罕母之外孫罕慎復為土魯番所殺自是以後中國日以經略哈密為事而土魯番時獻金印城池以要索金幣又時起爭掠為寇甘肅間嘗將

鎮臣或失機宜獲罪者不一。嘉靖間總督王瓊與撫臣唐澤。興屯訓卒。威加土魯番。請興復哈密。朝廷方欲息兵議不行。 土蕃北起陝西河湟。進南歷四川雲南西北之境。即 太祖時立都指揮司。設宣慰司。招討司。以制之。歲通朝貢。即時有寇掠。亦不甚爲患也。

附錄黃氏曰。按蠻夷種類不一。又有苗人。即古三苗之裔也。自長沙沅辰以南。盡夜郎之境。往往有之。與民夷混雜。通曰南蠻。散處山

谷間聚而成村者曰寨其人有名無姓有族屬無君長近省界者爲熟苗輸租服役稍同良民不與是籍者謂之生苗生苗多而熟苗少元末盜起陶夢禎舉師勤王調苗善鬬遣使招之因得入中國遂不復可控制所至無寸草尺木故軍行抄掠曰檢括言盡取靡有一遺也嘉靖間倭夷躪蹂閩越官軍望風爭避莫敢與戰不得已亦召苗兵僅數千人入閩所過殘暴官府閉城門從城上縋米肉給

之村落皆挈家遁入溪谷。雞犬器物不能攜者。屠剝破毀無遺。路絕行人。不幸遇之。即斷臂刳腸以為快。其慘虐尤甚于倭也。楊應龍反時。亦嘗勾引關外生苗助亂。又有羅羅。有二種。居水西十二營寧谷馬場曹溪者為黑羅羅。亦曰烏蠻。居慕役者為白羅羅。亦曰白蠻。風俗略同。而黑者為大。姓羅。俗尚鬼。故又曰羅鬼。蜀漢時有火濟者。從孔明破孟獲有功。封羅甸國王。即今宣慰司安氏遠祖也。自

羅甸東西。若自杞夜郎牂牁。則以國名。若特磨白衣九道。則以道名。皆羅羅之種也。其俗愚而戇。王即虐之不以爲讐。故自火濟至今千有餘年。世長其土。勒四十八部。部之長曰頭目。人多悍而喜鬬。修習攻擊。故其兵爲諸苗冠。又有棘人在漢爲犍爲焚。唐爲于矢部。乃南詔之東鄙。古者有罪流之西方曰僰。言使偪寄于夷也。其人善事佛。男女手數珠。持齋呪祈禱輒驗。多有削髮爲僧者。號曰提奢

稍淳而易治。聲音風俗與南詔畧同。又有尚火。一曰尚蠻。散處于牂牁舞溪之界。在辰沅者多。又有猺人。古八蠻之種也。五溪以南。窮極嶺海。迤逦巴蜀。皆有之。廣之東西。時被其害。猺獞雖異族。而信鬼畏誓。大畧相同。在唐虞謂之要服。蓋以信義要質而已。又有獠人。古稱天竺。咳首。僬僥。跂踵。穿胸。儋耳。狗軹。旁春謂之八蠻。其支而尤異者。則有飛頭。鑿齒。鼻飲。花面。白衫。赤裩之屬。今嶺表左右及海

外諸國。在在有之。而儋耳交趾。遂以名郡。其俗各以其黨。沿習不一。好依深山積水以居名曰干欄。無有部勒。每村推其長而役屬之。號曰郎火。父死子繼。餘稱提陀提陀者。猶華言百姓也。大畧與獞獞同。而好殺尤甚。又有黎人乃鴆蠻也。今爲瓊崖儋萬四州。治黎有生熟。其生黎有名無姓。不受約束。熟黎慕化服役。稍同編氓。其地有五母山。山之中皆黎族盤據。聚而成村者曰峒。峒各有主。父死子

繖。夫亾妻及時時摽掠省界爲害又有車里
曰老撾曰木邦曰八百曰孟養曰緬甸所謂
六宣慰國初舊封也曰南甸曰干崖曰隴川
曰孟密三宣撫一安撫則正統時王驥討平
麓賊思任父子之亂遺孽播遁迤西請其棄
地封有功也大抵西南夷形勝惟蠻莫控其
雄後擁蠻哈前阻金沙上通迤西里麻茶山
中通于崖南甸隴川木邦芒市下通孟密緬
甸八百車里擺古誠爲水陸交會要區諸夷

襟喉重地。兼以田地肥饒。一年兩收。於此築堡設屯。且耕且守。亦控制諸夷之要領也。次則遍西。其地上抵麓川江。下接擺古。左至西竺。右倚金沙。其內有孟倫安都六之勁兵。中有謙底乃之險峻。外有孟憂里孟掌之兩寨。上地方將有木邦孟密緬甸三宣慰之寶藏之富。生齒之繁。莫如孟密。五穀之饒。布帛之多。莫如緬甸。八百。魚鹽之利。貿易之便。莫如東里擺古。有莽瑞體者。緬甸宣慰之裔也。元

時麓賊父子皆爲緬縛獻。後僭大復熾于孟
養。遂與緬世相讐。嘉靖間。差官勘處。竟不思
其原爲討賊以挑隣釁。乃取其金牌符信而
還。瑞體窮無所歸。逃於擺古。修行學佛。得稜
子無主。聞其賢。迎爲噠喇。噠喇者。華言公道
主人也。由此雄據南滇。木邦孟密。因來襲職
駁勘刁難。二酋相繼投莽求立。遂西與莽相
持。求援不得。亦折而入莽。莽遂兼并八百。蚕
食車里老撾。六宣慰皆屬之矣。此皆當事流

官。不善處置。欲其受中國控制得乎。○按炎徼紀聞曰。諸蠻縱而惡法。戇而易欺。衞官與麻豪交市。倚法爲奸。丁例而戶漁之。得利則爲之掩慝匿罪。誘引摽掠。一不當意。則宣露宿惡。傳以醜辭。聳動官府。稍不加察。輕舉損威。釀成大禍。至於調撥土官。往往方命。不受節制。賊未及平。而所過良民已遭荼毒矣。又曰。諸蠻俗醜惡不足錄。錄之有深意焉。堪輿乍分。函夏之地。黎首蠢蠢。無異鳥獸。帝王賢

聖迺作獎掖以仁義陶鎔以禮樂而匡飭以刑罰然後人知衣冠之華飲食之美而彝倫之重其在四裔魑魅之與遊豺狼之與居仁義禮樂刑罰之具曾未目睹猶涵夏之初然何怪其俗之醜惡也夫風氣人文相依周轉四隅之地首西北次東北又次東南而西南其最後也周封箕子于朝鮮即爲嘉域而淮徐之區猶爲戎夷泰伯端委以治吳丕革祝髮文身之習秦漢開百粵徙閩民於江淮是

因鶴莽狐兎之墟也。乃今聲華文物。軼中州矣。唐蒙通夜郎。閉於昆明。元方拓土。猶羈縻之耳。入　國朝遂列郡縣。而西洋海國。亦皆賓貢。蓋氣化漸開。則人文漸被。若旋風披拂自西北而極於西南之明驗也。焉知百世之後。滇僰之奥。不如閩廣之交。而八百車里諸夷。不有登圖籍。置官吏之日乎。今如九絲建置衛所。播州亦改設流官。鬼鄉皆爲雄鎭矣。

奴酋 削

奴酋即金餘孽也。元滅金。以其地置軍民萬戶府。　國朝分爲二種。曰建州。即奴酋祖地。曰海西。曰野人。而建州實居中雄長。地最要害。永樂元年。野人酋長來朝。已而建州海西悉境歸附。設建州等衛所二百餘。置都司一。曰奴兒干以統之。官其酋。自都督至鎮撫有差。惟野人以絕遠貢無常期。其建州海西。定每歲以十月驗放入貢。仍設馬市開原城。是時建州衛指揮阿哈出。及子釋家奴。皆以有功賜姓名。而釋家奴弟

猛哥不花。亦以內附故。俾領毛憐衛累都督同知。父子兄弟。光寵於時。此建州之始大也。正統初。建州衛都督猛可帖木兒爲七姓野人所殺。弟凡察。子童倉。逃之朝鮮。併失亡其印。於是稍衰矣。時童倉弟董山嗣爲建州衛。亾何。凡察童倉歸建州。朝廷存繼絕之義。詔更與印。比得故印。凡察輒匿更給者。乃更分建州左衛置右衛剖二印。令董山領左。凡察領右。而夷性故驁黠自此益驕輒誘北虜入寇不絕。殺掠遼東吏民

鉦箕具森中。巡撫王翺遣使詔諭，稍歸所掠。復款關。然七姓之亂，諸酋多死，子孫失其賜敕，不得官，以舍人入貢，賞賜大減，益失望。董山糾毛憐、海西諸夷盜邊無虛月。成化二年，遣都督武忠往諭，檄致董山，即奴兒之祖，先羈廣寧，尋誅之。命靖虜將軍趙輔督師三道入擣其巢，捕斬首虜過當，築撫順、清河、靉陽諸堡，邊備日嚴。夷稍創，乞款貢，而

朝廷亦欲與之休息，令董山凡察後，皆得襲。諸從叛者，視先世遞貶一官。諸

夷雖復貢。然時時以報董山讐爲辭。往來患苦塞上。會大璫汪直。方倖功用事。巡撫陳越揣其意。疏言建酋連結海西。名雖屏蔽。實懷叛心。宜大發兵剿之。乃以撫寧侯朱永爲帥。副直行。襲破之。頗有斬獲。而虜益憤怨。深入焚掠。慘於往時。開原廣寧之間。騷然煩動矣。居久之。其酋完者禿貢馬。乞入謝。許之。諸酋復奉貢請襲如故。迄正嘉間。塞上得息。嘉靖二十一年。建州李撒赤哈等入寇。巡撫孫繼槃之。失亾頗多。亾何撫

臣於放坐減賞物。還入諱更許殺諱者。羌由此挾忿數入寇殺掠。如成化時。遼之東西幾罔已復邪輒。至萬曆廿八年。建州奴兒哈赤。襲殺猛骨孛羅。其勢始悍。猛骨孛羅者。與那林孛羅。俱海西部落。與奴酋之家。俱封龍虎將軍。猛最忠順。虜或入犯。輒預報。得爲備。諸酋皆心惡之。奴酋尤甚。會猛酋與那酋相仇殺。猛力不支。請救於邊吏不許。願得乘障扞一圍。不許。遂求援奴酋。奴酋悉起。以援爲名。襲執之。時邊臣遣使講

挾奴酋外恐吾聲罪寔心利其妻妾部落乃僞以女許猛酋長子迭次子歸我內地以苟塞前講說邊臣亦因循不與較奴酋自是有輕中國之心又先是奴酋父塔失有膽畧爲建州督王杲部將杲屢爲邊患是時李寧遠爲總鎮誘降酋父爲寧遠嚮導討杲出奇兵往返入日而擒杲酋父既負不賞之功寧遠相其爲人有反狀甚之以大攻陰設反機以焚之及時奴兒哈赤甫四歲寧遠不能掩其功哭之盡哀撫奴兒哈

赤與其弟速兒哈赤如子奴酋稍長。讀書識字好看三國水滸二傳。自謂有謀略。十六歲始出之建地。故其兵蹤動。以報復祖父仇為辭。日與其弟厲兵抹馬設險擺塘。自三十四年貢後。以勒索車糧為名。遂不復貢。時擁眾要挾悲陵開原。邊臣噤悸。莫可誰何。原奴酋之寨。在寧官塔舊址。二面臨河。一面阻山。其城係磚石包砌重圍。奴居內城。隨任夷人三百餘家。皆親黨心腹外城任夷約近萬餘家。皆是挑選精壯者。其遠

近環寨數處之夷。約有數十萬之家。其地界。南隣朝鮮義州。横江爲界。離江有一千餘里。江外有十四道溝。係忽喇戶故址。皆爲奴併。又有王兀堂王盆古鐵等夷亦爲奴所併。西隣長奠永奠大奠寛奠新奠靉陽。孤山。醎陽。一堵墻。清河散羊峪馬根單。撫順。三岔兒。白家衝。撫安。柴河松山。靖安。威遠鎮北關。北有混同江。烏龍江。白石江。江內先有灰扒伯答里等夷皆被奴酋襲殺擄掠。部夷八千餘家悉入奴地。另設置。是夷

千餘家。屯種此地。又有海西夷。南關舊址。大漈山地方。亦併入奴酋。近屯兵二千餘家。在此住牧。初酋一兄一弟。皆以驍勇雄部落中。兄弟始登壠而議。旣則建臺策定。而下無一人聞者。兄歿。弟私三都督。酋疑弟二心。佯營壯弟一區。落成置酒招弟飲。會入于寢室。鋃鐺之。注鐵鍱其戶。僅容二穴通飲食。出便溺。弟有二名裨以勇聞。酋恨其佐弟。假弟令召入宅。腰斬之。長子數諫酋勿殺弟。且勿負中國。奴亦困之。其克逆乃

天性也。然奴雖叛賊。大都有氣。昔哱承恩入京襲父官。司馬吏故難之。哱詣于大司馬前。有司馬屬官與其相。擬明日置酒。呼之酌。而是夜已去矣。奴酋氣亦類哱。蓋未嘗一日忘父仇也。九邊虜俱不毛。唯建夷產珠。及參與貂。最下赤松子界鴨綠江而居珠江出也。其魚最肥。又東北走數千里爲生虜。中國徼知其幅員三千里不知東北數千里。戰敗度可匿形。東多茂松。貂巢其上。張弓焚巢則貂墮于羅。取山澤魚鹽之產

易我中國之財。故酋日富。酋歲貢蜜蠟開蜜市。
自癸丑後不貢。至丁巳。相傳虜煉蜜爲糇糒。撫
臺疑其事。未敢訟言于朝。密使遼陽材官蕭于
丞。僞稱都督。啣命問故于玉。盛具儀仗。東廂虜
境。酋不郊迎。于玉大怒。詬虜曰。天使儼臨。而大
都督不出。是辱皇朝也。將歸問罪。奴酋聞之。懼
然屬櫜鞬。跽迎道左。供具甚豐腆。于玉大喜。相
與盡歡。徐致詰不貢市之命。酋從容對曰。本部
之蜜。猶天朝五穀也。五穀有不登之年。皇朝將

誰是詐耶。本部五年來。花疎辭久。是以不供候。春枝花瀧。釀熟辭衙。當復貢市如初。此瑣事耳。何煩聖慮。厚賜予玉。並誓而出。至別處。從馬上拍子玉肩笑曰。汝是遼陽無籍蕭子玉也。安得假稱都督。臨我郊境。我非不能殺汝。奏之　聖明。顧不忍貽　天朝以辱耳。為我致意撫臺。後毋再作詐事。子玉狼狽西奔。撫臺聞之。閉門畧口。中國毋事貽笑遠人。安得不啓其輕侮之心哉。○已未冬。薊人咸云。奴酋苦饑。一日啜粥二

盌讖者曰貫者虛之此未可信薊人亦以叢之食焉。喜迨劉總戎破酋寨五殺潰圍困奴酋焚詐諸事類此。○奴酋破清河先一日其子猶與張總戎夜飲極洽。酒酣二子忽叩張云虜勸家君止戈而壯心不已假令終違若曰。元戎何策禦之總戎時已酡盛稱中國威德兼揚已長上子微笑而別明日驅貂參車數十乘入城貂參窮而車容見因入據城門延入諸騎破清河之破視撫順尤速以後破遼陽破廣寧總之先遺

花中國謂奴酋盡以善戰善攻稱則譽寇太甚矣○按遼左之人。生二子。則以一人私役于奴酋。酋給之銀暨豕。卒歲而歸值。滿十五六金。奴酋掠錢無所用之。高積如山。欲歸者畀銀三兩令盡力負錢。命所過給以飲食負重者致壓背盡折。故城破之日。奴酋驅之而歸。不必以兵威劫也○天啓六年八月。奴兒哈赤病死。

附錄史氏曰。語有云。爲虺弗摧。爲蛇若何奴兒哈赤。本一孤雛。驟假名號。及併南關。旁噬

邊吏不辭討竟弃新疆益之虜釁爭東震有
欲豕之色彼狃甘言弛備以及潰裂抑已跡
矣然建州彈丸地向虐尸清撫之雜曾無虜
屯厚儲清撫旣下不爲守知非有遠志我欲
兵漸集葺殘壘爲三肆困之時以輕騎擾彼
耕牧討可坐制死命而銳語出塞自取輿尸
搏虎于嵎佐鬬于穴幾若此而不斃者无兵
莫神于間莫巧于顛倒饑飽勞逸以爲用而
我孚濵師期深入重險弃輜重窖粟以資敵

敵兼此數者。勢始日張。因并奪我三軍之膽膽破而智勇並困宜乎遼瀋之爲開鐵續也善師者鼓之以膽而運之。以畧敵銳能挫之敵驕能忍之。轉敵之權而陰握其全勝不啻與端肅爭烈矣。

又曰按海西南關王台最忠順惜子孫無良。以鬩墻引外寇。自戕二奴北關怨毒日深。遂快心于王台。子若孫自相屠割。而奴酋抽手待其斃。甚矣海西之愚。奴酋之黠也。人爲肉而我覆爲俎。幾是哉原海

西審適開鐵爲我屬夷與東西二夷牙錯勢
能離其合。近歲挾北關以毒遼。稱制奴上策
而竟剪焉。胥覆爲開鐵續誰職厲階一蹶不
振。悲夫。　又曰方奴酋長驅開鐵。兵不血刃。
即蚩尤用兵無以過而竟非徊歲餘。不敢越
遼瀋尺步何哉。凡兵以氣勝。始吾敗軍之餘
不可復鼓。奴酋得折箠立下。及氣久漸定。兵
食稍集。戰不足而守有餘。惟養吾全力。而操
縱於飢飽勞佚感之以漸。計彼銳易折。而驕

亦可乘轟爾一隅自將坐困。而無奈戰守茫無成畫也。戰而失則以不能守爲戰罪守而壓保無失。則又以不能戰爲守。罪千人輿瓠可若何。諺亦有云。誰爲手打賊者今策奴酋無以口打賊則善矣

博物典彙卷之二十終